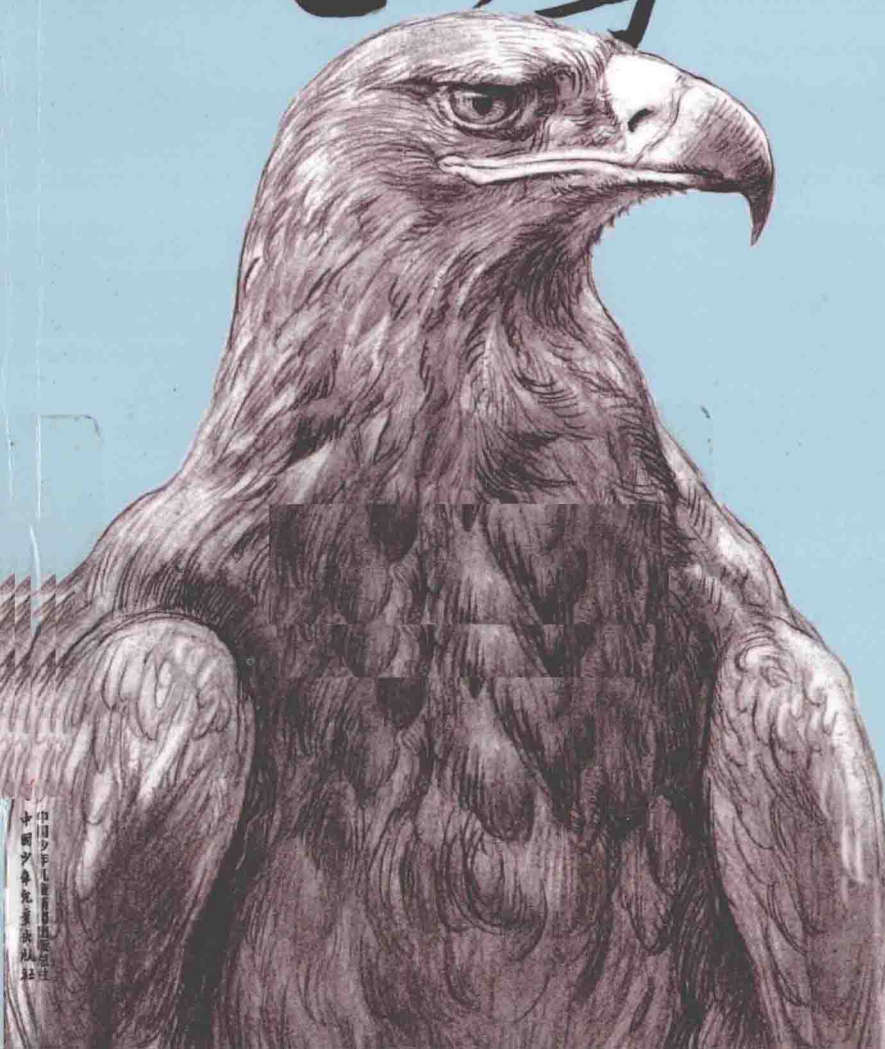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

伴·侣

许廷旺 著

苍鹰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

伴·侣

苍鹰

许廷旺 ■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鹰 / 许廷旺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4

(《儿童文学》伴侣)

ISBN 978-7-5148-2122-2

I. ①苍… II. ①许…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1926 号

CANG YING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徐德霞

责任编辑: 丁顺华

插图: 李思思

核神父

美术编辑: 高煜

著者: 许廷旺

责任印务: 杨顺利

责任校对: 刘成聪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总编室: 010-57526071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址: www.ccppg.com.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邮政编码: 100022

传真: 010-57526075

印刷: 中青印刷厂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2015年4月第1版

字数: 81千字

印张: 4.875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600册

ISBN 978-7-5148-2122-2

定价: 10.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1)

1 火灾

黄昏，特日根悄悄摸上土丘。土丘下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院落——公爷府。公爷府高墙壁垒，戒备森严。此时，公爷府一失往日威严，像个热闹的集市，人影穿梭，犬吼马嘶……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四岁少主人的生日。

公爷老来得子，自然疼爱有加，每逢少主人生日必大庆。来的客人不仅有草地上身份显赫的牧主，也有来自城里的上流人物。当然也少不了公爷的牧丁，公爷往往在这一天宣布免除贡奉的牛羊。对于牧丁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迄今为止，特日根去过最大、最繁华的地方莫过于公爷府了。三年来，特日根没有再走进公爷府。

公爷是方圆几百平方公里内最大的牧主，温良谦恭，乐善好施。哪知，这一切都是假象，他却是个道貌岸然、心狠

手辣的伪君子。

特日根一家是草地上比较富裕的牧丁。公爷府每举行重大活动，特日根家都需要贡奉牛羊。阿爸舍不得把牛羊赶进公爷府，天长日久，公爷就记住了阿爸。一天放牧归来，特日根远远看到蒙古包附近涌现出一支武装，预感不好，匆匆赶往蒙古包。那支武装猖狂极了，看见特日根，毫不掩饰犯下的滔天罪行，叫嚣着打马而去。

特日根如同木雕泥塑端坐在马背上，没有反抗，没有喊叫，甚至连必要的惊慌都没有……眼前一片狼藉，蒙古包坍塌，亲人横尸血泊，就连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也蜷缩在一角，目光呆滞。灾难像一座突如其来的大山压倒了特日根，又像一股飓风，抽走了他的灵魂。那一刻，特日根还是认出了他们——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私人武装——公爷的卫队。

复仇成了特日根生活的支柱。他多次接近公爷，最成功的一次是三年前，那天同样是公爷府少主人的生日，他混进了公爷府。机会来了，公爷就在眼前，身边没有侍卫。特日根从毡靴里拔出蒙古弯刀，逼近公爷。公爷一脸恐惧，忘了逃跑，忘了呼救，嘴角啜嚅着……

突然，特日根感觉身后有异常响动，回头寻找，四周没



有其他人。奇怪的是，异常响动却没有消失。事后，特日根想起，那是苍鹰尼素虎滑翔时，宽大翅膀扇动空气发出的响声。就在特日根犹豫不决时，头顶投下一块巨大的阴影，他仰头观望，已经晚了，苍鹰尼素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扑来，一阵啮噬之痛，特日根翻倒在地。

特日根忘了，公爷家世代养鹰。鹰是公爷忠诚的侍卫。特日根复仇心切，忽视了那只时刻不离公爷左肩的苍鹰尼素虎。

特日根翻身爬起，左手捂眼，怒视着公爷。苍鹰尼素虎站在公爷左肩上，鼓动着金黄的眼珠，喙囊上下滑动，扇动双翅，随时起飞……特日根最后瞥了一眼苍鹰尼素虎，钻进了人群。特日根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公爷的右手紧紧抓着苍鹰尼素虎的脚，如果不是公爷及时制止苍鹰尼素虎，估计特日根就双目失明了。十几年以后，特日根与公爷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公爷仍没有说出当时的真相……

特日根目光落在公爷府最高的屋脊上，一连多天，苍鹰尼素虎始终没有出现。特日根曾听公爷府的人说起过，每到黄昏，苍鹰尼素虎就出现在屋脊上，这是一天当中公爷最悠闲的时候，也是苍鹰的自由活动时间。苍鹰尼素虎不可能长时间抛下主人，翱翔于蓝天。唯一的解释，苍鹰尼素虎进入了





中年，或是跑到人迹罕至之处，在粗糙的岩石上砥砺老化的喙。新喙长出来，拔掉翅膀上的羽毛，咬掉爪上的角质，凤凰涅槃，重新成长为翱翔蓝天的雄鹰；或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度过余生……没有了苍鹰尼素虎，公爷等于失去了左膀右臂。

“尼素虎”在蒙古语里是“翱翔”的意思。

特日根深陷的眼窝上挂着一滴清泪。

暮色笼罩了草地。偌大的公爷府渐渐沉寂下来，淹没在浓浓的雾霭中。

特日根并没有为失去这个重要的机会而懊恼，而是有些兴奋、激动。明天仍是个重要的日子——祭敖包。祭敖包是草地上最隆重的活动，草地人祈求牧场风调雨顺、五畜兴旺。祭敖包的地点就在公爷府附近的罕山上。明天将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他可趁机潜入公爷府，没了苍鹰尼素虎守卫，公爷就不再是公爷，而是待宰的羔羊。想象着公爷用乞求的目光看着他，想象着可以让亲人安心地离去，特日根心情激荡，身子微微战栗……

特日根只顾得注意土丘下面的公爷府了，忽略了右翼土丘下一支埋伏多时的武装。特日根最后看了一眼公爷府，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公爷府里火光冲天。火光中，一支武

装纵马冲出大火，高举着马刀……

公爷府出事了，复仇的机会来了。

特日根一头扎进公爷府，轻车熟路，直奔公爷的住处，走出没有几步，一头撞上了公爷。

特日根暗暗吃惊，没有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仇人了。更让他吃惊的是，公爷竟然是如此的沉着、冷静，即使看到他手里明晃晃的蒙古弯刀，仍一脸镇静。特日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爷的左肩，那里空荡荡的。他又看了看四周，没有其他人。特日根深吸一口气，逼近公爷。

人影一闪，如同鬼魅似的公爷府的府丁波农出现了。波农身世凄惨，失语，从小就到公爷府为奴。波农对公爷忠心耿耿，数次冒着生命危险救下公爷。这在草地上被传为美谈。波农武功高强，刀法神出鬼没。

没有苍鹰尼素虎，却出现了波农。仇人近在咫尺，却无法复仇！痛苦、仇恨像魔鬼折磨着特日根，他面目狰狞，嘴角凹进，深陷的眼窝似乎因为要睁开，而显得可怕。

波农抬手抽刀，公爷却做出一个出乎意外的举动，紧紧按住波农的手腕。波农吃惊地看着公爷，嘴角翕动，发出一串含混不清的声音。公爷的大手始终没有松开，波农粗糙的大手随时都有挣脱的危险。



特日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目光在公爷、波农身上睃来睃去。特日根与公爷四目相对，公爷眼眉向上轻轻一挑，头向左歪了歪，目光里有话。公爷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让特日根逃走，逃得越远越好。公爷应该认出了特日根，知道特日根要杀他，可公爷却有意放了他。

特日根一时不明白公爷的用意。

波农一甩手臂，挣脱了公爷，抽刀向特日根砍来。公爷轻轻咳了一声，波农就像被施了定身法，身子僵硬地立在那里，不知所措地看着公爷。

特日根匆匆向公爷府外走去。公爷虽然放了特日根，但并没有抹去特日根心中的仇恨，甚至激起了他更大的仇恨：公爷瞧不起他，不屑与这个手下败将过招。的确如此，特日根连一只苍鹰都对付不了，怎么会是武艺高超的波农的对手呢？想到波农，特日根对公爷的仇恨一下转移到波农身上，是波农阻止了他复仇，波农是他的第二个仇人。特日根心中燃烧着一团火，几乎要把他烤干了。特日根急需发泄胸中的怒火，哪怕与对方同归于尽，也心甘情愿。很遗憾，到处是喊杀声，却见不到人影。特日根被胸中燃烧的仇恨之火击倒了，心灰意冷，没有目的地在公爷府里行走。

公爷府变成了一片火海，哭声、喊声、杀声……淹没了公

爷府。鬼使神差，特日根又转回到了原处，公爷不见了，波农也不在了。

天底下再没有这么巧合的事了，特日根穿过巷道，又遇到了公爷。

公爷看到特日根，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双眉紧锁，不明白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三番五次要袭击他。小巷里传来波农特有的脚步声，波农绝不允许有陌生人靠近公爷。如果波农认出又是这个年轻人要谋害主人，以他的脾气，非斩草除根不可！公爷一激灵打了个冷战，厉声冲特日根吼道：“你怎么还不走？”

特日根手僵在半空中，公爷的声音仿佛一记闷雷，把他击垮了。

巷道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含混不清的“哇啦哇啦”的喊声。特日根不用回头也知道来者是波农。这个死心塌地、誓死保护公爷的哑巴，手中的腰刀会像切西瓜似的切掉他的脑袋。仇人近在咫尺，他却复仇无望，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这更窝囊的事了。公爷不仅没有怪罪他，还数次救了他。这是羞辱，让他无脸见人。特日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特日根如一头受伤的豹子，沮丧极了。

从某个房间里传来惊慌的喊声：“少爷，别哭了……”



“少爷”这个字眼儿如同一剂清醒药，令特日根如梦方醒；又像助燃剂，“腾”，特日根胸中刚刚熄灭的复仇火焰死灰复燃，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快要把他击毁了，“砰”，他一脚端开了房门。

屋里一片死寂。

特日根轻轻扫了一眼穿着绸缎的小孩，走了过去。两个侍女上前阻拦，他轻轻一挥手，两个人晕倒了。他不想伤害无辜，只是让她们多睡一会儿。

孩子脸上挂着泪珠，惊恐、绝望地看着特日根。

特日根对这种眼神有着刻骨铭心的伤痛，他打了个冷战，眼前立刻浮现出小儿死去的惨象。他不再犹豫，弯腰抱起瑟瑟发抖的孩子，一头钻进茫茫的黑夜。

2 十年后

特日根欣喜地打量着少年乌土。

乌土填补了特日根感情的空白，也是他生活下去的希望

与勇气，无法想象，如果这十年里没有乌土，他是否能生存下去。即使生存下去，他也将是个精神颓废，如同行尸走肉般的躯体。十年来，他把父爱都给了乌土，甚至毫不吝啬地把小儿子的名字“乌土”也给了这个少年。乌土不仅是他全部感情的寄托，也是生活的唯一精神支柱。

乌土懂事时，曾问过他们为什么生活在丛林中，他的额吉呢，他的兄弟姐妹呢……特日根没有把他的身世、遭遇告诉乌土，担心一旦感情的闸门打开，将无法控制自己，更担心残酷的事实、血腥的杀戮会击倒这个刚刚懂事的儿童。从此以后，乌土将生活在痛苦的阴影中，这不仅会在乌土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永远无法抹掉的伤痛，甚至极有可能改变乌土的生活轨迹——一心想着复仇。

他不能在一个幼小的孩子心中植下复仇的种子！

乌土十分懂事，特日根不说，他就不再过问。但隔上一段时间，乌土又旧话重提。小小的乌土表现得非常执着，抿着嘴角，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特日根，似乎直到他开口说明原委，才肯罢休。

特日根的讲述是一段一句的，有意淡化不幸的经历，更希望漫不经心的讲述令乌土失去兴趣，哪知，他完全想错了。乌土表现得很乖巧，坐在特日根身旁，漆黑明亮的大眼睛一



直注视着他，仿佛他面部表情里隐藏着这些故事……渐渐地，乌土表情怪怪的，神情凄然，目光哀伤。乌土的表情又告诉特日根，他即使知道了这些血淋淋的故事，仍衷情于特日根的讲述。

自从听了特日根的讲述，不谙世事的乌土变得话少了，总是一脸若有所思、心事重重的样子……乌土长大了，有了心事，学会了思考。

特日根无意的讲述却在少年乌土心里植下了复仇的种子。这是特日根万万没有想到的。

近似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乌土却出落成一个英俊少年，身材修长，长胳膊长腿。一头短而密的黑发，浓眉大眼，刀削似的鼻梁，倔强向里凹的嘴角，上嘴唇生出浓浓的短髭。只不过那对目光变得忧郁与深邃，仿佛那是一汪深不见底的湖水，让人无法读懂乌土的内心世界。乌土的表情又是那么简单明了，一脸少有的坚强与刚毅，似乎没有困难能把他击倒。

特日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个与他相依为命的少年，是他唯一的亲人，是他生命的全部。因为兴奋，特日根脸色涨红，发出轻微的笑声。

突然，特日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似乎在哪儿看到过这

张面孔，在哪儿呢？特日根的记忆轰然炸响，公爷，他的仇人！的确，除了那种略显忧郁的眼神外，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面容，乌土都与公爷有几分相似。此时此刻，激动与兴奋演变成了两把利剑，较动着特日根那颗曾经受伤的心。十年来，他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乌土，想不到竟然是仇人的儿子。十年来，他胆战心惊，稍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就是乌土的安危，可想不到的是，却替仇人养了个儿子。这一切还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一旦乌土知道事情的真相，会毫不犹豫地与他一刀两断，甚至与他为敌。从此，他又多了个仇人。

千算万算，特日根没有算到自己替仇人养了个儿子。炎热的盛夏，特日根身子从里往外感到寒冷，蜷缩成一团。

“阿爸……”少年乌土失声喊了出来。

乌土亲切的称呼把特日根带回现实。特日根脸色苍白，额头渗出细微汗珠，像经历了一次不胜体力的长途跋涉，气若游丝地打量着乌土。

“阿爸，你怎么了？”乌土扶起特日根。

“又梦见你的爷爷、奶奶……”特日根偷偷打量着乌土，“还有你的额吉、姐姐、弟弟……他们浑身血污，向我走来……”



乌土如一座雕塑，长时间伫立在那里，不说话，咬着嘴唇，目光中跳动着两团火焰。因为过于用力，下嘴唇上残留着青紫的咬痕。

特日根心情沉重极了，他看出来了，此时，乌土心里充斥着复仇的愿望，身体里涨涌着勇气与力量，渴望痛痛快快进行一场格斗，为失去的亲人复仇。特日根心里又升起一丝淡淡的喜悦，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乌土心甘情愿地为他复仇，十年的心血没有白费，终于有了回报。特日根心忽地一沉，乌土不是别人，是他的亲人，是他的儿子。复仇是要流血的，甚至丢命的，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乌土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特日根心情复杂极了。

特日根爱怜地看了一眼乌土，那是他所熟悉、亲切的面孔。可在这张熟悉得再也不能熟悉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一张极其丑陋的面孔——公爷。公爷的面孔渐渐清晰起来，恍惚间，特日根有种错觉，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乌土，而是公爷。因为这张面孔，特日根那几度泯灭的复仇愿望死灰复燃，炙烤着躯体与灵魂。他暗自庆幸，十年前的莽撞决定是正确的，他要把乌土培养成复仇工具。

特日根眼前豁然开朗，不错，他为仇人公爷养了儿子，但

他也可以把乌土变成他的复仇工具。

“我要替死去的额吉、姐姐、弟弟……复仇！”乌土一字一句地说。

特日根双手紧紧攥住乌土的胳膊：“还不是时候！”

3 流浪犬图嘎然

进入秋季，动物被毛浓密、柔顺、光滑；肉质肥腴、鲜嫩、可口，这正是打猎的最佳时机。

特日根以打猎为生，打得最多的猎物是野猪。特日根打猎用的工具是弓箭，最初之所以选择弓箭，是担心枪声暴露行踪。方圆几百平方公里都是公爷的领地。孩子失踪，公爷将派出所有的力量，疯狂寻找特日根，有关他的画像将遍布草地的角角落落，有关他的一举一动也会源源不断地传到公爷府。迫不得已，特日根逃往几百里之外的深山丛林。后来，特日根有心把工具换成枪，战乱年代，枪是最紧俏商品，没有一笔丰厚的资金和可靠的中间人是无法交易到的，哪怕是一